

中国文学通史



第二卷 唐代文学

总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郎 樱
本卷主编 陶文鹏

中国文学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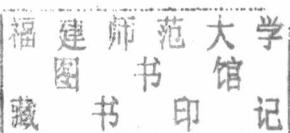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二卷 唐代文学

总主编
本卷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陶文鹏 郎 樱



樱

1049034



T10490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 / 张炯, 邓绍基, 郎樱主
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399 - 5002 - 0

I. ①中… II. ①张…②邓…③郎… III. ①中国文
学—古代文学史—唐代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788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

总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郎樱
本卷主编 陶文鹏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赵阳 伍恒山
责任校对 张松寿 汪成法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5399 - 5002 - 0
定 价 1500.00 元(全 12 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张 焰 邓绍基 郎 樱			
编 委	王 飚 王学泰 扎拉嘎(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			
	巴莫曲布嫫(彝族) 邓绍基 邓敏文(侗族) 石昌渝			
	包明德(蒙古族) 刘世德 刘扬忠 刘跃进 刘魁立			
	关纪新(满族)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汤晓青			
	张大明 张中良 张 焰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杨 镛 郎 樱 降边嘉措(藏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 陶文鹏 朝戈金(蒙古族)			

秘书长 陶国斌

分卷主编	先秦至隋代文学	刘跃进
	唐代文学	陶文鹏
	宋辽金文学	刘扬忠
	元代文学	杨 镛
	明代文学	王学泰
	清代文学	石昌渝
	近代文学	王 飚
	现代文学(上)	张中良
	现代文学(下)	张大明
	当代文学(上中下)	张 焰
	少数民族部分	郎 樱

古代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编 邓绍基

编委 么书仪 王永宽 王学泰 韦凤娟 尹恭弘 石昌渝
巴莫曲布嫫(彝族) 扎拉嘎(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
邓绍基 邓敏文(侗族) 白少帆 白庚胜(纳西族)
李 玫 李少雍 刘亚虎 刘世德 刘扬忠 刘跃进
杨 镰 陈铁民 郎 樱 张锡厚 陶文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 寅 穆塔里甫(哈萨克族)

近现当代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张 焰

编委 万平近 王 震 包明德(蒙古族) 关纪新(满族)
关爱和 刘扬体 吴子敏 吴福辉 连燕堂 张大明
张中良 张 焰 张 韬 袁 进 黄淳浩 梁淑安
温儒敏 白 烨 古继堂 朱向前 刘登翰 刘锡庆
吴重阳 陈骏涛 陈晓明 杨匡汉 洪子诚 曾镇南
董之林 蒋守谦 蔡 葵 樊发稼

目 录

第一章 唐代文学的繁荣及其嬗变	001
第一节 唐代文学的博大气象	002
第二节 开放时代创造了辉煌文学	004
第三节 唐诗四期的发展与演变	010
第二章 唐初文学(上)	017
第一节 初唐前期的宫廷诗人	018
第二节 隐逸诗人王绩	021
第三节 初唐四杰	023
第三章 唐初文学(下)	031
第一节 杜、沈、宋与五律的定型	032
第二节 陈子昂对诗风的革新	035
第四章 王梵志和其他白话诗人	041
第一节 王梵志的生平和诗集	042
第二节 王梵志的五言通俗诗	044
第三节 寒山、拾得	049
第五章 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人群(上)	055
第一节 开盛唐诗风的张说、张九龄	056
第二节 孟浩然、储光羲的山水田园诗	061

第六章 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人群(下)	067
第一节 高适、岑参与边塞诗	068
第二节 王昌龄、李颀	073
第三节 崔颢、常建、王之涣等	077
第七章 盛唐“诗佛”王维	083
第一节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085
第二节 王维的其他诗文	088
第三节 王维的地位和影响	091
第八章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093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	094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	096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	106
第九章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111
第一节 杜甫的生活和创作的发展	112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115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123
第四节 杜甫诗歌的巨大影响	126
第十章 大历、贞元时期的诗歌	127
第一节 诗风古朴的元结、顾况	129
第二节 五言巨擘刘长卿和韦应物	131
第三节 李益、戴叔伦及其他诗人	136
第四节 大历十才子与郎士元	140
第十一章 韩愈与韩孟诗派	145
第一节 韩愈的生平和思想	147
第二节 韩愈诗歌的雄奇美和散文美	150

第三节 孟郊之寒与贾岛之瘦	154
第四节 “骚之苗裔”李贺	161
第十二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169
第一节 白居易的生平和诗歌主张	170
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	174
第三节 元稹的诗歌创作	184
第四节 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	189
第十三章 两大诗派之外的中唐诗人	195
第一节 “诗豪”刘禹锡	196
第二节 “逐客”柳宗元	203
第三节 李治、薛涛、鱼玄机等女诗人	207
第十四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217
第一节 古文运动及其理论	218
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	222
第三节 柳宗元的散文	230
第十五章 晚唐诗人	239
第一节 倦倦的诗才杜牧	240
第二节 温庭筠	247
第三节 许浑及其他诗人	249
第十六章 诗风瑰奇深曲的李商隐	255
第一节 李商隐的生平与思想	256
第二节 李商隐的诗歌艺术	258
第三节 李商隐的文章	267
第四节 李商隐文学史形象和地位的变迁	270

第十七章 唐末诗群	273
第一节 唐末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274
第二节 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及其他诗人	275
第三节 韦庄、司空图、韩偓	282
第十八章 唐代传奇小说	287
第一节 传奇小说的发展及其原因	288
第二节 传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	289
第三节 传奇小说的影响	297
第十九章 变文和通俗文学	299
第一节 讲经文和变文	300
第二节 话本小说	304
第三节 俗赋和词文	307
第四节 民间歌谣	310
第五节 俗曲与民间歌辞	314
第二十章 《巴协》与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	319
第一节 吐蕃时期的社会与文学概况	320
第二节 史传文学、碑铭文学与历史传说	322
第三节 《巴协》	330
第二十一章 突厥碑铭文学	337
第一节 突厥碑铭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338
第二节 突厥碑铭的文学价值	340
第三节 碑铭文学的叙事传统	344
第二十二章 唐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349
第一节 南诏传说与诗文	350
第二节 《厘俸》等英雄史诗	359

第三节 《之子宜乍》等鬼地神界恋情长诗	367
第四节 刘三姐等俚僚传说与诗文	377
第五节 举奢哲等“君师”及其诗文理论	385
第二十三章 唐代的域外文学输入	391
第一节 佛经的移译和《大唐西域记》	392
第二节 域外民间故事的传载	396
第二十四章 唐代的诗学和文论	399
第一节 唐代诗学的核心——诗格	400
第二节 唐代文学批评模式的多样化	404
第三节 唐代的文论	410
第二十五章 唐五代词	415
第一节 词的起源和唐代早期的文人词	416
第二节 温庭筠和“花间派”的词	418
第三节 李煜和南唐词人	422
本卷后记	427
卷后索引	429

第一章

唐代文学的繁荣及其嬗变

第一节 唐代文学的博大气象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政治上的统一也使南北两种不同文风得到初步交流。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故隋代文学只能是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的一个过渡阶段。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战争中起兵太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朝。随后平定各地,再度统一了全国。唐代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起,到哀帝天祐四年(907),共二百八十九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朝代。后人把唐代与汉代并列,称为“汉唐盛世”。

在唐代,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绚丽景象。诗、文、小说、戏曲、词全面发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唐代文学的繁荣,还表现在作者空前众多,名家辈出,高手如云。《全唐文》收作者三千零三十五人。据不完全统计,唐人小说今天可以找到的还有二百二三十种。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郑临川《闻一多说唐诗》)诗可以说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标志。有唐一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以上,而且质量极高,有许多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艺术精品。《全唐诗》收入作者二千二百余人。这些诗人的身份,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宫女,下至贩夫走卒、倡优释道,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在唐代,写诗竟被广泛地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奏章、信札、寓言、游记以及变文和其他通俗说唱文学,都可以用诗来表达。闻一多说过:“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郑临川《闻一多说唐诗》)可见,写诗在当时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在唐代诗坛上,艺术天才成批涌现,宛若群星丽天。除了被称为“诗仙”的李白和“诗圣”的杜甫这两个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伟大诗人外,还有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

刘长卿、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贾岛、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是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大家。此外，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尚不下五六十之数。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唐代诗坛上争奇斗妍，使唐诗的风格流派异彩纷呈。由汉魏乐府和古诗发展起来的诗作，在唐代到了完备与成熟的境地。唐诗不但有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还有更为古老的四言诗及楚骚体），而且在齐梁新体诗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五、七言近体律诗与绝句，它们成了我国后来诗歌的主要体式。此外，唐人对古诗、乐府歌行也有创造和发展，七言古诗的创作势头空前强劲，以古题乐府写的诗和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大量出现，乃是唐诗的一大特色，并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因此，从诗体来看，唐代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唐代的诗人们吸收了古代诗歌艺术的一切经验，学习、借鉴、创新，所以唐人的诗性智慧和写诗的能力最为超卓，其创作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期，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说：“盛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

唐代文学的繁荣，其次表现在散文的成就上。唐太宗在位时编修的八部史书，上承《史记》、《汉书》笔法，以纪传体形式刻画历史人物，是史传散文的丰硕成果。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古文家们不仅写出了许多具有很高思想与艺术价值的文学散文，如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而且完成了文体文风的革新，创立了一种精粹凝练、畅达明朗的新型“古文”，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全面拓展，为此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和方向。晚唐时期，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现实性强，批判的锋芒犀利，笔调活泼流畅，为后世此类文体开了先河。此外，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的抒情辞赋和讲究对偶、声律、藻饰之美的骈文，在唐代也有不少名家和杰作。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杂史杂传的基础上，唐代诞生了传奇小说，涌现出大量的作品，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已经真正成熟。此外，还出现了俗讲和变文，对宋及其后通俗文学的兴盛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在唐代,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词。词是适应城市市民娱乐的需要,随着唐代盛行的燕乐而兴起的。这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歌,更适合表现人们细腻、婉曲、幽深的思想感情。到了宋代,词创作大繁荣,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与唐诗并称。传奇、变文、俗讲、词,是唐代文学中的新体裁,是唐代文学在文体上的发展与创新。

以上仅是就汉族的文学而言。而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到唐代,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许多民族原本就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神话传说、歌谣史诗等,到这一时期,由于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向中原文化学习的结果,书面的、由文人创作的文学也出现了,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吐蕃和突厥,都有本民族写的碑铭,详细生动地记载着民族祖先开创国家的丰功伟绩。吐蕃著名的历史文献《巴协》(一称《桑那奇史》)也产生于这一时期。这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历史传记,记述了吐蕃历代赞普接受佛教、发展佛教的过程,以及和中原唐朝的交往。它以十分热情优美的笔调,赞美了嫁到吐蕃的金城公主。南方少数民族不但创作了许多叙事长诗,而且在文人的参与下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总之,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和中原汉族的文学创作共同缔造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

第二节 开放时代创造了辉煌文学

唐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各种外部条件的推动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打败突厥,原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推崇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周边国家的盟主。贞观八年(634)大败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657)大败西突厥。唐朝势力之强大,天可汗的实际存在,达百二十余年之久。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统治者亲眼

看到隋朝的二世而亡和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从中认识到魏征所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的朴素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扩大农田,兴修水利,并适当减轻他们的负担,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日益发展,并兴起许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同时,太宗、高宗又节用慎刑,纳谏任贤,建立各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社会出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自太宗登基至玄宗时代,这一百多年间,唐王朝内部虽曾发生过一些宫廷斗争,但对社会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社会的安定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的安定。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在玄宗时代达到了顶点,形成了继“贞观之治”后的“开元盛世”。杜甫在《忆昔》(其二)诗中曾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经济的繁荣是唐代国力强大的基础,也是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发生在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杜甫在上举一诗中又说“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就是指那时的严重情况。叛乱平定后,经济恢复,虽不如开元、天宝时代的繁荣,但也获得相对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它以南的地区,因没有直接受到这次战祸的影响,并因为北中国无数的居民和劳动者避难南迁,社会财富和劳动力也就大量南移,从而使这一广大区域的农业、手工业都有新发展,商业更加繁荣,为唐代中叶及以后文学的繁盛准备了物质条件。

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水陆交通发达,为唐代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激发起他们建树功业的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热情,并使他们能够南北自由来往,漫游全国各地。当时漫游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少士人都曾有过一段漫游的生活,或游赏名山大川,或访问通都大邑,这使他们对祖国壮丽的山川和各地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广泛的接触。还有一些士人,或漫游边疆,或从军出塞,足迹远至西域和中亚等地区。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精神更加昂扬,为唐诗带来了新题材和新气象。在加入边镇幕府的王翰、高适、岑参、李益和漫游边塞的崔颢、王昌龄、李白、王之涣等人的诗作中,都展现出豪放慷慨的气势情调和瑰奇壮美的境界。唐代士人又多有隐居山林,寄宿佛寺道

观,读书治学,待时应举入仕的生活经历,这同样形成一种风气。清幽的山林寺观环境,使他们的身心与大自然交融,审美情趣得以陶冶提升,从而创作出数量与艺术质量都超越前人的山水诗歌。

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文人的贬谪生活也丰富了文学,使其所表现的生活领域与情调意境都有了新的面貌。文人在遭受贬谪时悲愤不平,孤独忧伤,但仍然执著于追求理想,直面人生。他们矛盾复杂的内心感情与感受,使贬谪文学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由于唐代南北统一,北方的刚健文风和南方的柔美格调相结合,文学创作呈现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文质并茂的崭新气象。尤其是诗歌,奏出了时代的主旋律与多声部的交响曲。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但前期的强盛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唤起他们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的激情,使文学向着深入反映社会矛盾、抨击社会弊端的道路继续发展。

唐朝的统治者对境内外其他民族及其文化采取开放、兼容的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太宗这种视华夷如一的思想,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直到玄宗朝,李华还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这种一视华夷的心态,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朱子语类》卷一一六)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氏系为鲜卑化之汉族。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妻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都有鲜卑血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稿本)。这个家族又长期居住北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熏染,从而对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唐王朝对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当开放,政策贯彻得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居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人则为相,出则为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唐开国时,其军队主力多为蕃将,他们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支用、王思礼、王鎔、仆固怀恩、乌重胤、浑脱等以少数民族出身位兼将相。安史之乱以后,韩愈大力主张维护道统和正统,于是严华夷之防的思想有所抬头,但中唐及其后朝廷的用人政策并没有改变,少数民族入相更加普遍,这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唐代,不仅对

境内少数民族诗人平等相待,对于外国的诗人如日本的晁衡、朝鲜的崔致远等,也授以官职,不以外人待之。

唐代诗人大都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他们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这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李颀的《古从军行》、王昌龄的《箜篌引》,以及杜牧的《早雁》诗中都有所表现。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则为唐代的青年们所赞赏与弘扬。许多文人都有轻生死、重义气、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如青年孟浩然就有任侠作风,“喜振人患难”,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新唐书·本传》)。不少诗人热烈歌颂尚武任侠的行为。

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虽然发生过不少摩擦与战争,但和平还是占了各民族交往史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在战争时期,相互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未中断。吐蕃与唐代结亲,成为甥舅关系,又曾派出大臣酋豪子弟到长安学习中原文化。中原的丝绸、茶叶,边地的葡萄、玉石等,从汉代以来就是交易的重要物资。到了盛唐,由于国力的强盛,许多边地的少数民族都汇集在长安,有不少突厥人入唐朝做了官。这些定居于长安的胡人,习汉文,穿汉服。而汉人也深受他们的影响,从胡俗,衣胡服,甚至成了中原王公贵族一时的风尚。例如,太宗之子李承乾,就特别爱好突厥的语言和风俗,并极力模仿(《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太尉长孙无忌戴鲜卑族的羊毛毡帽,京都与外地跟风仿效者不计其数(《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西域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更是迷倒了长期居于中原的汉人。龟兹乐、胡族舞,还有卡龙琴、都塔尔等,各种舞蹈与乐器为当时不少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西域的音乐歌舞对李白的性情及其诗歌创作有不小的影响。南方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夔州等地的民情风俗、民间歌谣,使杜甫深受感染。岑参、白居易有不少诗篇,生动描绘了西域音乐与舞蹈的新奇美妙,还表现出边塞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娱乐的动人情景。可见,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扩展了唐代文学的题材内容,激发了诗人作家的创作灵感,给文学带来了新鲜活泼的情调,使文学风格多样化,这是唐代文学繁荣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唐王朝为士人们创造了一个比较自由、活泼、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这也是唐代文学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唐太宗首开纳谏之风,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其后继者也大都有容谏的度量。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士人一般敢于正视现实,能够直言不讳。唐代士大夫批评、抨击朝政的章疏甚多。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二也指出,唐人作诗无所避忌,敢于批评时政和君主的缺失。唐王朝的统治者以儒家